

世界经典

悬疑推理
故事全集

Shijiejingdian
Xuanyi Tuili Gushiquanji

经典读库编委会 / 编写



品 读 经 典 感 悟 历 史 升 华 智 慧

神秘诡谲 悬疑惊悚 步步惊心

世界级大师们以精彩离奇的笔触营造出一个个扑朔迷离、匪夷所思却又合情合理的故事，使人在曲折刺激的情节中感悟悬念的魅力、推理的神奇，直至跌入令人战栗惊悚的深渊！

内蒙古出版集团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014033590

114
312

世界经典 悬疑推理 故事全集

Shijiejingdian
Xuanyi Tuili Gushiquanji



经典读库编委会 / 编写

内蒙古出版集团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北航

C1721576

J14
312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世界经典悬疑推理故事全集 / 经典读库编委会编写. --
呼和浩特: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2013.9
ISBN 978 - 7 - 204 - 12401 - 5

I. ①世… II. ①经… III. ①故事 - 作品集 - 世界
IV. ①I1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3) 第223285号

世界经典悬疑推理故事全集

编 写 经典读库编委会
责任编辑 李 杰 贾 冉
文字编辑 王晶波
装帧设计 赵 静 王 波
美术编辑 李 澜
出版发行 内蒙古出版集团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地 址 呼和浩特市新城区新华大街祥泰大厦
印 刷 北京外文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87 × 1092 1/16
印 张 18
字 数 250千
版 次 2013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3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 - 10000册
书 号 ISBN 978 - 7 - 204 - 12401 - 5/G · 2680
定 价 29.80元

如出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我社联系。联系电话: (0471) 4971562 4971659

前言

悬疑小说，通常是以一个或数个悬念贯穿始终直至最后一刻才揭晓的小说。何为悬念？以悬疑惊悚电影闻名于世的艺术大师阿尔弗雷德·希区柯克曾经以一个特别形象的比喻来形容悬念——

如果你要表现爆炸情节，若只是拍摄人们围着桌子玩牌，然后被突如其来的爆炸声惊吓到，那么你便只能拍到一个过于呆板的场景；但是，若是在人们开始玩牌之前，你就先拍摄桌子下面的定时炸弹，那么让观众时刻提心吊胆的悬念自然就形成了。

其实，所谓悬念，就是作者为了激活读者的“紧张与期待的心情”，在艺术处理上所采取的一种积极手段。好的悬念小说，可以引发读者一气呵成读完全篇的强烈意愿，让读者在阅读过程中始终保持兴奋，为小说主人公的各种遭遇担惊受怕，直到结果水落石出才能把憋在心里的那口气吐出。

悬疑小说的最大特色，就是对环境气氛的持续渲染，这种神秘特性可以唤起人们的探求本能，刺激人们的好奇心。纵览美国《纽约时报》、《出版商周刊》之上的畅销书排行榜，就会发现高居榜首并长期、大面积地占据榜单的均是悬疑小说。

为什么悬疑小说如此受人追捧？首先，悬念的设置和解开，需要高超缜密的逻辑推理能力和灵活多变的想象力，因此，悬疑小说可以说是聪明人的游戏，这是其特有的智慧魅力。其次，在叙事过程中闪回、蒙太奇等电影手法的经常运用，使得整体节奏紧张明快，就像一幅幅叠加的画面，诱人流连。再次，对虚构情节的着力消解，以及比比皆是的数理化、法医学、心理学等学科知识的运用，能营造出了一一种真实易感的悬疑氛围，带给读者极大的新奇感和满足欲。

简而言之，悬疑小说就是依靠悬念迭起、疑云密布、离奇曲折、精彩刺激的情节取胜的。为达成这样的阅读体验，悬疑小说往往要辅以惊悚、恐怖、侦探、推理等元素，使小说的悬疑情境展现出异彩纷呈的感官效果。由此可见，悬疑小说与推理、惊悚是相辅相成、难以割舍的。

推理小说这种文学形式，最初诞生于美国，埃德加·爱伦·坡创作的《莫格街血案》称得上是现代文学史上首部侦探推理小说；后盛行于英国，阿瑟·柯南·道尔创作的福尔摩斯系列小说被视为是推理小说界的“圣经”；于20世纪

60~70年代又在日本大行其道，“推理小说”这一名称就是日本首先起用的。

推理小说在内容方面一般与犯罪有关，在叙述上就是运用推理手段拨开层层迷雾，重现离奇的犯案情境，描绘惊险的破案过程。经典的推理小说，不仅情节曲折、引人入胜，而且对案情的架构细致到位、令人叹服，可以使人获得艺术上的顶级享受，更能够使人的思维方式得到颠覆式的洗礼。

如果说推理小说更多地着眼于人们智慧的高度，那么惊悚小说主要考验的是人们精神的极限。虽然惊悚恐怖类小说在部分文论家的眼中是难登大雅之堂的通俗文学，但它在民间却一直拥有着蓬勃的生命力。近二百年来，惊悚恐怖类小说发展迅猛，哥特式小说、现实恐怖小说、超自然恐怖小说、社会恐怖小说等流派陆续形成，与此同时，一批恐怖文学大师也相继出现，如埃德加·爱伦·坡、阿尔杰农·布莱克伍德、梦野久作、斯蒂芬·金等。

美国著名出版家斯蒂芬·赞米亚诺维奇说：“出色的恐怖小说对读者来说是一种精神的折磨，能给人以一种微妙的、难以摆脱的、在生活中忽隐忽现的、甚至看不到摸不着的感觉，人们往往不能逃脱它那恶魔一样的纠缠。”人类天生就有追求刺激的欲望，而阅读惊悚恐怖小说正好能带给人们一种格外刺激的快感。对于惊悚恐怖小说的读者来说，满怀恐惧的阅读过程，其实就是一种欣赏享受的快乐体验过程。

本书精选了二十余篇中短篇悬疑、推理、惊悚故事，均为大师们的经典之作。比如侦探小说鼻祖、恐怖小说大师埃德加·爱伦·坡的《莫格街血案》、《黑猫》，世界短篇小说之王莫泊桑的神来之作《断手》，世界推理小说之父阿瑟·柯南·道尔的《驼背人》，推理小说女王阿加莎·克里斯蒂的《夜莺别墅》，日本侦探推理小说之父江戸川乱步的《目罗博士》，悬疑惊悚大师阿尔弗雷德·希区柯克的《逍遥法外》，日本变格推理小说宗师横沟正史的《夜半口哨声》，现代恐怖小说大师斯蒂芬·金的《惊魂过山车》等。

这些大师以神秘诡谲的笔触营造出一个个扑朔迷离、匪夷所思却又合情合理的故事，使读者在步步惊心的氛围中感悟文字的魅力、推理的神奇，直至跌入令人战栗惊悸的深渊！翻阅此书，既是一次试炼心灵的冒险之旅，也是一场挑战思维的极限运动，愿读者能够从此书中感受到极致的快感！



Contents 目录

莫格街血案 [美] 埃德加·爱伦·坡 /1

黑猫 [美] 埃德加·爱伦·坡 /22

地窖 [美] 霍华德·菲利普·洛夫克拉夫特 /29

献给爱米丽的玫瑰花 [美] 威廉·福克纳 /36

逍遥法外 [美] 阿尔弗雷德·希区柯克 /44

仰慕者 [美] 埃勒里·奎因 /50

妖怪林别墅疑案 [美] 约翰·狄克森·卡尔 /66

消失的马车 [美] 爱德华·D.霍克 /82

惊魂过山车 [美] 斯蒂芬·金 /98

驼背人 [英] 阿瑟·柯南·道尔 /128

猴爪 [英] 威廉·威马克·雅各布斯 /142

失踪的女房客 [英] 阿尔杰农·布莱克伍德 /151

夜莺别墅 [英] 阿加莎·克里斯蒂 /157

断手〔法〕居伊·德·莫泊桑 /173

羊腿凶杀案〔挪威〕罗尔德·达尔 /178

抱茗荷之说〔日〕山本禾太郎 /186

瓶装地狱〔日〕梦野久作 /199

目罗博士〔日〕江戸川乱步 /205

恶魔之舌〔日〕村山槐多 /215

夜半口哨声〔日〕横沟正史 /224

五个钟表〔日〕鮎川哲也 /230

大乌鸦传奇〔日〕高木彬光 /252

敦厚的诈骗犯〔日〕西村京太郎 /266





莫格街血案

Mo Ge Jie Xue An

〔美〕 埃德加·爱伦·坡

18XX年的春夏之交，我客居巴黎，与一位名唤C.奥古斯特·杜宾的人相识。他出身富贵之家，原本是一位地地道道的法国公子哥儿。谁知天有不测风云，他家道中落，一下子沦为了贫困阶层。受此打击，他整日浑浑噩噩，不思进取，没有一点儿想要重新振兴家业的样子。由于债主开恩，才勉强给他留下了一点家产，他便靠此过活，天天细心算计，方能凑凑合合填饱肚子。不过还好，他也没什么奢望。说实话，他唯一的爱好就是读书，在这一点上，上天待他不薄，因为没有任何一个地方能比巴黎看书方便了。

我们之所以相识，也是由于书的关系。那是在一个偏僻的图书馆中，我们两个人因为寻找同一本珍奇之书而相遇。渐渐地，随着见面次数的增多，两个人熟悉起来。他坦诚地将一段家史讲给我听，可以说事无巨细，对此我兴致盎然。只要是谈论自己，法国人总是竹筒倒豆子般，把心底的话毫无保留地说出来。他读过很多书，这一点让我十分惊讶。他那天马行空的想象力，更是不得不让我佩服。我这一趟来巴黎，目的是探寻日夜探索的东西，此时我发现，和杜宾这样的人交往，对我完成这件事有极大的好处，我把这一点明明白白地告诉了他。最终，两个人商谈好，在我客居巴黎的这段日子，两个人在一起居住。相比于他，我的经济状况要好得多，于是由我出资，把市郊圣杰曼区一幢年久失修的公馆租了下来，作为我们两个的住所。这幢房子离闹市很远，已经很多年没有人住过，并且式样古怪，是人们心中典型的凶宅，对这种迷信的说法我们并不在意，而是把房子好好收拾了一番，使它与两人共有的那种古怪的消沉情绪相匹配。

倘若别人知道我们两个人在此处的生活，肯定会觉得我们两个人是疯



子，当然了，是不为非作歹的疯子。我们的生活与外界基本没有接触，对任何来客也不予接待。对于以前的朋友，我守口如瓶，没有向他们透露自己的隐居地点；杜宾在巴黎也没有几个朋友。我们就这样与世隔绝地生活着。

杜宾认为深夜有着独特的魅力，因此对深夜十分钟爱，这真是一个怪癖，除此之外，我想不出其他合适的词来形容。受他传染，我不知不觉间也染上了这个怪癖。我肆无忌惮地耽溺于他的突发奇想中，与染上其他种种怪癖没什么区别。黑夜之神不会一直陪伴我们，但我们总有办法将它请到屋子中来。在黎明即将到来之前，我们会关闭这座古屋的大百叶窗，将一对小蜡烛点燃，并且添加进气味特别浓烈的香料，让阴森森、暗幽幽的微光投射出来。就是靠着这些微光，我们在梦想的海洋里徜徉，一起读书，写字，聊天。等到从时钟上看到黑夜真正降临，我们才手拉手地来到大街小巷，要么接着聊白天的话题，要么四处游荡。我们一直游荡到午夜时分，会走上很远的距离，就在这人口密集的城市中，伴着点点灯光和幢幢黑影，来寻求精神上的深度刺激，要想领略这种精神刺激，必须静下心来默默观察。

杜宾具有异于常人的特殊分析能力，这一点我早就从他丰富的想象力中有所察觉，尽管如此，在这个时刻，我依然不得不对他的这种分析能力刮目相看，深深叹服。从他的表情来看，他也想展示一下自己的能力，就像做游戏一样——倘若并非完全卖弄的话——他很坦诚地告诉我，自己乐在其中。他一边小声嬉笑一边跟我吹嘘，说自己对别人的心思能掌握得一清二楚，因为在他眼中，大多数人的心脏就像玻璃做的一样，一下子就能看透。为了证明自己并非信口雌黄，他时常拿出令人惊奇的证据，那就是准确地把我的心思讲出来。此时他表情木然，眼睛一点儿神采都没有；他的声音一向都洪亮得很，此时居然提到了最高分贝，倘若不是话语有很好的条理性，吐字清楚，谁都会认为他是在发火。看他这个样子，我总是在不知不觉间想到那与双重的心相关的古老学说，心中不时对这个既具有丰富想象力又有很强解决能力的杜宾细细思量。

不久之后的一天，《论坛报》晚刊上刊登的一则新闻引起了我们的注意。

诡异的凶杀案

大约今天凌晨3点，莫格街一幢房子的4楼中传出一阵凄惨的尖叫声，这声音一下子将睡梦中的圣罗克区居民惊醒。据大家说，居住在这幢房子里的母女两个——列士巴奈太太和她女儿卡米耶·列士巴奈小姐。大家循着声音来到房门之外，准备把门推开后进去看看究竟是何情况，可是推了



半天也没成功把门打开，只好在耽搁了片刻之后，取来铁撬，把大门撬开。接着，两名警察和八九个邻居一起进入了房子中。这时尖叫声已经停止了，不过当众人来到第一层楼梯口的时候，又有两三个人愤怒、粗狂的争吵声从楼上传来。众人赶忙跑上第二层楼梯口，这声音也消失了，房子中一片寂静。众人分头行动，挨个对房间进行检查。大家检查到4楼一间大后房，发现这间房被反锁住，便破门而入，屋内的景象把大家都惊呆了，简直让人不敢直视。

屋子里一片凌乱，所有的家具都被捣毁了，散落在地上。床架和床垫早已分离，床垫被扔在地板当中。在一旁的椅子上放着一把布满血迹的剃刀。有两三把沾满鲜血的花白长发挂在壁炉上方，好像是从头上直接拔下来的。地板上有一些小物件——拿破仑金币4枚，黄玉耳环1只，大银匙3把，小号的白铜茶匙3把，钱袋2个，里面装的金法郎有4000枚左右。有只五斗橱在房间的一角，它的抽屉都被打开了，显然是被洗劫过的，但是有很多东西仍旧放在里面。有一只小号的铁箱子被放在床垫底下（并非床架下）。铁箱被打开了，箱子盖上还插着钥匙。箱子中除了几封陈旧的文件，就是一些无伤大雅的文件。

房间中并没有列士巴奈太太的身影，只是发现壁炉中的煤灰非常多，众人觉得可疑，便去搜查烟囱。结果让人吃惊，竟然发现了卡米耶·列士巴奈小姐的尸体。看样子，她是被人用倒栽葱的方式硬生生塞到这个狭窄的烟囱管里的，此刻，尸体还有余温呢。众人细细检查了一番，发现尸身上有多处擦伤，毫无疑问，肯定是在往烟囱里塞的时候造成的。脸部有很多抓伤，看上去十分严重，喉部除了黑色的淤伤，还有很深的指甲痕，看起来她仿佛是被人掐死的。

接下来，众人又对整幢房子进行了细细搜查，没发现什么可疑之处，于是走到了屋子后面的一个铺砖的小院子中。大家在这里发现了列士巴奈太太的尸体，众人刚想把她的尸体扶起来，她的头便从身子上掉了下来，原来她的喉咙被完全割断了。尸身和头部全被割得不成人形，尤其是尸身，被割得血肉模糊，可以说是惨不忍睹。

本报的观点是，目前为止，这件惨绝人寰的谋杀案还没有任何线索。

第二天，针对这个案件，报纸上又刊登了详细报道：

莫格街血案

本报最新消息，警方传讯了与本案相关的人士，但是，结果并不尽如



人意，没有任何线索能帮助警方破案。现在把与本案相关的所有供词刊登在下面。

洗衣妇宝兰·迪布尔，她说与死者母女已经认识了3年，在这3年中，母女两个的衣服一直是自己清洗的。母女两个相处得很和谐，可以说是母慈女孝。她们给的工钱也不算少。她不太清楚母女两个的生活来源，也许她们的钱是列太太通过给人算命赚来的。据传说她们是有存款的。她每次来取送衣服时，都见不到母女两个。可以肯定的是，她们家肯定没有雇佣人。家具摆放在4楼，其他房间中没有家具。

烟商皮埃尔·莫罗，他说在这4年左右的时间中，列太太一直从他这里买烟草和鼻烟。母女两个都是当地土生土长的人，她们在那幢房子里已经居住了大概6年多的光景。原来房子里住的是一个珠宝商人，他把楼上的房间分租出去，房客三教九流，形形色色。房子的真正主人是列士巴奈太太，她看到房间被租客糟蹋，大为光火，便自己搬到了房子中，不再出租给别人。老太太稚气未脱。在这6年中，证人只见过卡米耶·列士巴奈小姐五六次。从邻居口中得知，列士巴奈太太的职业是算命师，不过对这一点他持怀疑态度。据说母女两个很富有，她们几乎从不与外界联系。进到这所房子里的，除了这母女两个，就只有脚夫来过一两次，另外就是一个医生，大概来过有八九次的样子。

另外就是一些邻居，他们的供词都差不多。根据他们所说，从没有一个人经常出入这幢房子。邻居们都搞不清母女两个是否有其他亲友。房子正面的百叶窗偶尔会打开，后面的百叶窗是从来都不打开的，只有4楼的大后房的窗子一直开着。房子其实还是蛮不错的，建造了没几年。

警察伊西陀尔·米塞，他说凌晨3点钟左右，有人过来请他去那幢房子看看。他赶到时，发现已经有二三十个人聚集在房门前了，他们正想办法推开门进去。最终才在刺刀的帮助下将房门撬开，是刺刀，而不是铁撬。撬开门并没花什么大力气，因为这是双扇门或折门，不管是上面还是下面，都没有门闩。本来喊声一直持续着，此时门一打开，却突然停止了。这些喊声似乎并不是一个人发出来的，听起来这个人应该很痛苦，好像是在哀号——声音并非又短又急，而是又长又响。他带领大家往楼上走，走到第一层楼梯口的时候，又有两个人争吵的声音传来，这两个人的声音很奇怪，一个声音很粗犷，另一个则尖尖的。粗犷的声音肯定不是女人发出来的，发声者应该是个法国人，从他们的争吵声中隐约能听出“真该死”和“活见鬼”等字眼。声音尖尖的那个人说不清是男是女，应该是



个外国人，难以听清他说话的内容，但据推测应该是西班牙语。那些关于室内情形和尸首惨状的证言，与昨日本报所载完全吻合。

邻居亨利·迪伐尔，他是一名银匠，他说自己是第一批进屋的人之一。他的证言和米塞的基本一致。他们闯进大门后，当即又把门锁上了，不允许其他闲人进来，尽管此时夜色很浓重，但大门外已经被一大群闲人挤满了。他觉得声音尖尖的那个肯定不是法国人，应该是意大利人。这个声音应该是女人发出的，而不是男人的声音。他不懂意大利语，但从说话的腔调判断，他觉得说话的应该是意大利人，自己没听出说话的内容。他与死者母女两个相识，并且时常与她们聊天，可以肯定的是，这尖尖的声音并非死者发出的。

……餐馆老板奥丹海·梅尔，他并非经过传讯，而是自愿前来的。他不会讲法语，只得借助于翻译。他不是法国人，原籍是荷兰的阿姆斯特丹。他在那幢房子旁边经过时，听到了里边的求救声，这声音持续了有10分钟左右的样子。声音又长又响，阴森恐怖，听起来让人毛骨悚然。他说自己和众人一同进到屋内，所说证词与大家的描述基本相符，只有一点不一样。他肯定那个尖尖的声音是一个法国男人发出来的，但听不清他说的内容。那声音又响又急，混乱不堪，听来说话者应该是既生气又害怕。那声音与其说是尖尖的，还不如说是刺耳贴切。那粗犷的声音一直说着“真该死”、“活见鬼”这两个字眼，除此之外，他还说了一声“天哪”。

银行家茹尔·米尼亚尔，他是德洛雷纳街米尼亚尔父子银行的老板，是老米尼亚尔。他说列士巴奈太太还是有一些积蓄的。8年前春季的一天，列太太在他的银行里开了户，时常往里边存些小额的款项，一直都没有取出来过。直到案发的前3天，她才把户头中4000法郎的存款全部提出来。银行是用金币的形式支付的，一个银行职员把金币直接送到她家里。

米尼亚尔父子银行的职员阿道夫·勒·本，他说那天中午的时候，他把4000法郎的金币装到两个袋子中，一直陪着列士巴奈太太到她家。大门打开后，列小姐走出来，把一袋金币从他手中接过去，另一袋则由列老太太接过去。他鞠躬之后就扭头走了，当时并未看到街上有其他人。这条街很小，并且十分偏僻。

裁缝威廉·伯德，他说自己是和众人一起进屋的。他旅居法国已有两年的时间，是地地道道的英国人。他跟着众人跑到楼上，也听到了争吵的声音。那个粗犷的声音是法国人发出来的，当时他听出了几个字眼，不过



现在忘记了一些，只记得“真该死”和“天啊”这两个字眼。他还听到了另一种声音，仿佛是几个人扭打在一起才发出的。那个尖尖的声音很响亮，甚至高过那个粗犷的声音。他可以肯定的是，那个尖尖的声音一定不是英国人发出来的，听起来应该是德国女人发出来的，尽管他并不懂德语。

相关部门再次传讯了上边这4名证人，他们说大家检查到列士巴奈小姐尸体所在的房间时，房门是被反锁着的。那时一片死寂，没有一丁点儿声音，包括人的呻吟声。他们破门而入后，一个人都没发现。不管是屋子里的前窗还是后窗，都严严实实地关闭着，并且从里边拴得很死。前屋和后屋当中的屋门也是关着的，不过并未上锁。通往过道的前屋屋门是锁着的，不过钥匙插在上面。在4楼，屋子的正面，过道的尽头，有个小房间，小房间的房门半开着，里面堆满了杂物，有旧床、箱篋等。这里的所有东西都被认真挪移和检查过了。其实，这幢房子的每个角落都经过了认真搜查，就连所有的烟囱也被清扫过了。这幢房子的主体一共有4层，在这4层之上还有一层阁楼。屋顶的那扇天窗好像很多年都没打开过了，被钉得严严实实。关于从听到争吵声到破门而入这段时间的长短，4个人产生了异议，有的说是3分钟，有的说是5分钟。总是，弄开房门花费了很大的力气。

殡仪馆老板阿丰索·迦西奥，他说自己是西班牙人，现在就住在莫格街上。他和众人一起进到屋中，不过自己胆子很小，并未和大家一起上楼。他也听到了吵架声，他觉得那个粗犷的声音是法国人发出来的，没听清说话的内容。他可以肯定那个尖尖的声音出自英国人之口，尽管他不懂英语，但是可以通过说话的腔调做出判断。

糖果店老板阿尔贝托·蒙塔尼，他说自己是和众人一起上楼的，他也听到了吵架声。他觉得粗犷的声音是出自一个法国人之口，他听到了几个字眼，好像是在劝告谁。那个尖尖的声音语速很快，说得很混乱，实在听不出讲的是什么内容，不过他觉得是出自俄国人之口。他是意大利人，并且从未和俄国人交谈过。对别的情况的供述与其他人的基本一致。

相关部门又传讯了几名证人，他们一致证明4楼每个房间中的烟囱都很狭窄，一个人从其中出入是不可能的。通烟囱用的扫帚是圆筒形的，与一般扫烟囱人用的那种没什么两样。房间中的所有烟囱都用这种扫帚上下通过。房子中不存在后楼梯，也就是说，在众人往楼上走的这段时间，是不会有从楼上溜下来的。列士巴奈小姐的尸体死死地嵌在烟囱中，四五



个人一起用力，才把她拖出来。

医生保罗·迪马，他说自己是在黎明时分被请去验尸的。他到的时候，两具尸体都被搬到了发现列士巴奈小姐尸体的房间中，停放在屋内床架的布棚子上。小姐的尸体上遍布淤伤和擦伤，从这一点来看，死者是硬生生被人塞到烟囱中的。小姐的喉部也有很严重的伤。在她的颌下，存在一些深深的抓痕，并且接连有几块青痕，很明显是指痕。死者腹部的颜色已经完全改变了，连眼球都突出来了。她的舌头有一处被咬穿了。在心窝上方，有一块用膝盖压成的淤伤。迪马先生根据自己的经验判断，列士巴奈小姐是被人掐死的，至于是几个人作案，他说不准。老太太的尸体破碎不堪，有很多处残缺。右臂和右腿的骨头稍微有点儿被压碎，左胫骨和左肋骨碎得很严重。整个尸体到处都是淤伤，颜色完全改变了，说不清这些伤痕的来源。据他猜测，倘若想把人打成这样，那需要一个强壮无比的大汉，手持粗木棍、大铁棒、椅子，或者别的既大又重且钝的凶器，用力挥舞击打才可以。倘若是一个女人，不管她使用什么凶器，都不可能造成如此严重的伤势。他看到死者时，头颅和尸身已经分开了，并且头颅已经很碎了。她的喉咙明显是被剃刀一样的锋利之物所割断的。

外科医生亚历山大·艾蒂安，他被邀请与迪马医生一同去做尸检，他的供词与迪马先生的基本一致。

除了上面提到的这几个证人，相关部门又对其他进行了传讯，但并未获得其他有价值的重要线索。从现在所有的细节来看，这个案件千头万绪，古怪复杂，倘若这真是件凶杀案，在巴黎还算是前所未有的离奇之案呢！面对这种千年一遇的大案，警察局无从下手，不知道该从哪里查起，因为连一点蛛丝马迹都难以找寻。

该报在晚刊中又刊登了如下消息：

圣罗克区的人们惶恐不安，难以平静地生活。警察又重新搜查了那幢出事的房子，所有证人均被再次传讯，但案件没有丝毫进展。

补白中又提到一则新消息——银行职员阿道夫·勒·本被警察局羁押，除了本报之前刊登的相关事实，现在没有一丁点儿证据给他定罪。

对于这件案子，最开始时杜宾一语不发，但我能觉察到他其实是很感兴趣的。后来，勒·本被逮捕入狱的消息被刊登出来，他开口问我是如何看待这件案子的。

我只好像大部分巴黎人一样，说这件案子太离奇了，实在没有办法找到



真正的杀人凶手。

杜宾说：“要想破案，可千万不能依赖这仅有的一点传讯结果。巴黎警察的聪明虽然世人皆知，但在我看来，不过是狡猾罢了。他们办案的方法，只有当下这一种。虽然他们对外宣称有很多办法，但是经常用得不是地方，不禁让人脑海中浮现这样一种情形：茹尔丹先生准备拿睡衣，为的是欣赏音乐时能更舒适。他们虽然也取得了一些成绩，但多是源于费尽心机的巴结。一旦他们的这些长处起不到作用时，计划就只能破产了。举个例子来说，维多克的长处在于推理能力强，并且做事情很有毅力，不轻易放弃。但是，他的思想并未受过熏陶，在侦查时过于专注，往往会一错再错。他看东西时离得过于近，如此一来，反而将事情的真相歪曲了。也就是说，有时候为了把问题的一两个细小的点看清楚，反而忽视了整个问题。有时候事情就是这么奇妙。事情的真相并非一定藏在井底，其实我觉得越是重要的知识越是浅显。事情的真相往往在我们轻易就看得到的地方，而不是在我们埋头研究的牛角尖中。一般人脑海中的这种错误思想，我们可以用观察天体这个简单的事情来说明。你用眼角稍微瞥一眼星星，也就是把视网膜的外部对准星星，如此一来，就可以将星星一览无余，对星光也能做出极其准确的估计。这是因为，在对微弱光亮的感光力方面，视网膜的外部比内部强。所以，如果把视线全部集中到星星上，那绝大部分星光实际上就照在眼睛上，这样一来，星光看上去比实际要弱得多。这样最终得出的结论就是，把视线全部集中在星星上，还不如斜着眼睛瞥一下看得准确。倘若长时间死盯着天空，过于专注和直接，那么就算是金星，也会暗淡无光。也就是说，把一个问题想得过于深奥，那思路反而会混乱不清。

“关于这件案子，如果想找到好的解决方案，必须经过深入调查。倘若去私访一次，也是很愉快的（听到愉快这个字眼，我觉得好生奇怪，但嘴里并没说什么）。另外，勒·本也曾经为我服务过，这份情义我始终记在心里。我们一块儿去现场看看吧。警察厅长葛某某与我相识，他肯定会放我们进去的。”

我们获得许可后，立刻动身前往莫格街。这条街处在里舍利厄街和圣罗克街之间，脏乱不堪。我们租住的地方离这里的路程很远，所以到这里的时候，已经是傍晚了。那幢房子十分容易辨认，因为有很多人毫无目的地在街对面站着，不时抬起头来，想看看紧闭的百叶窗之后的景象，一副好奇的样子。这幢房子是典型的巴黎风格，有个可以瞭望的门房就建在大门一旁，在窗户上有块可以活动的玻璃，上面写着“门房”两个字。



我们并未进门，而是径直走到街尽头，拐到一条胡同里，然后又转弯走进那幢房子的后面。在这个过程中，杜宾非常仔细地勘察了一遍这幢房子和前后左右的街道，而我并未发现什么可疑之处。

我们按原路返回到房子的正面，敲响门铃，把证件出示给看守人员，之后便顺利进入了。我们径直走到了发现列士巴奈小姐尸体的房间，这母女两个的尸体依旧在这里停放着。房里凌乱不堪，就如同人们刚发现时的那样。我并未发现与《论坛报》上刊登的有什么不相符。连母女两个的尸体在内，杜宾把这里的所有东西都细细查验了一番。然后我们到别的房间和院子里看了一下。在这个过程中，始终有一个警察和我们在一起。天黑的时候，我们才离开这里。在回家途中，杜宾顺便到一家日报社里待了一会儿。

前文我提到过，杜宾脑海中的怪念头层出不穷，而我对这些奇怪的想法一直是听之任之的。当时对这件案子他闭口不提，这也是他的天性使然。第二天中午的时候，他突然向我发问，问我是否在惨案现场发现了特殊情况。

他的语调特别强调了“特殊”这两个字，不知道什么原因，我心中竟然暗自一惊。

我开口说道：“没，我没发现什么特殊情况。我看到的和报纸上刊登的是一模一样的啊！”

他说：“单单从报纸的描述，我们根本感觉不到这件案子那令人毛骨悚然的恐怖性。不过，我们还是不要理睬报纸上的无聊之言了。在我看来，大家认为这件疑案无法侦破的原因，反而是破案最直接的线索，我指的就是本案中那些与一般案件不同的地方。从表面情况来看，没有任何动机，我在这里所说的动机并非是杀人动机，而是杀人手段这么残忍的动机，警察局对这一点儿办法都没有。楼上的房间里除了被杀害的列士巴奈小姐，再也没有发现其他人，并且上楼的那伙人的眼睛不可能漏掉一条能让人逃跑的路，这种情况和听到了争吵声，在表面上看是完全矛盾的，这点连警察局也无法解释清楚。房间里混乱不堪，小姐的尸体被塞到了烟囱中；老太太的尸体破碎不堪，让人不敢直视；这些情形和刚才提到的原因，再加上很多无须提起的情形，官府的办案人员当然没办法施展他们的‘聪明才智’，只能束手无策。其实，他们犯了一个极大的错误，不过这也再正常不过了，他们把难以看到的事等同于有着极深奥妙的事情了。其实，要想把事情真相探寻清楚，只需要突破常规，摸索出一个新的道理，就像我们现在所做的侦查工作，与其问‘发生了什么事’，还不如问‘发生的哪些事是之前从未出现过的’。说实话，这件案子我一下子就能处理掉，换句话说，我已经把这件案子处理完了。我觉得



这件案子十分容易，可警察却毫无头绪，这对比实在太明显了。”

我心里一惊，依旧保持沉默，听他继续说下去。

杜宾望了望房门，接着说：“我此时正等待着，等待着一个人的出现，这个人可能并非杀人凶手，但一定与这个案件有脱不开的关系。在所有的这些罪行中，最令人发指的一环也许跟他扯不上任何关系。希望这个猜测是正确的，因为这个线索承载了所有破案的希望。我在这个房间里，每时每刻都在期盼这个人的到来。没错，他也许不会来，但多半情况下他还是会来的。倘若他来，那一定要把他留下。这是手枪，我们到时候都知道该怎么做。”

我把手枪握在手里，简直搞不懂自己究竟在做什么，也不相信自己的耳朵，杜宾却一直往下说，仿佛是在自言自语。之前我早就说过，每当遇到这种时候，他就会呈现出一副心不在焉的样子。他现在是在对我说话，声音虽然不够响亮，但那副口气却与和老远的人说话没有区别。他的眼睛盯着墙壁，一副茫然的样子。

杜宾接着说：“现在有一点证人可以证实，那就是大家在楼梯口听到的吵架声，并非是这母女两个的。因此我们可以放心，老太太先杀死女儿，然后自杀，这个可能被排除了。我之所以说这一点，为的就是对杀人的方法予以说明。列士巴奈太太的力气不够，绝对无法把女儿的尸体塞到房间的烟囱中；另外，她身上布满伤痕，没有人认为她会是自杀的。所以，凶手一定另有其人。而这个凶手的声音，也就是众人听见的吵架声。现在让我们来聊一聊证人所提供的情况吧！我们并非对他们提到的情况全部分析，只是分析其中特殊的地方。你觉得哪些地方才称得上特殊呢？”

我说，所有证人都觉得那个声音粗犷者一定是法国人，但是对于尖尖声，或者说是刺耳声，每个证人都他自己的认知，不能达成一致。

杜宾说：“你讲的这些都是证据，但并非是证据的特殊点。这种情况下，有一点是不可忽视的，就像你说的那样，所有证人都觉得那个粗犷的声音出自法国人之口，在这个问题上大家的意见十分一致。可是一提到那个尖尖的声音，特殊点就出现了。我所说的特殊点并非大家的意见不统一，而是这些证人对这个声音的判断，不管是意大利人、英国人、西班牙人、荷兰人还是法国人，他们对那个声音的判断就是，这不是他们本国人的声音，而是外国人的声音。没有谁把这个声音判断为是自己所精通的语言的那个国家的人，与此正好相反，法国人觉得这是西班牙人的声音：‘倘若他懂西班牙语，就能听懂一些字眼。’荷兰人觉得这是法国人的声音，但在供词中他是这么说的：‘自己不懂法语，连受讯问都要依靠翻译。’英国人觉得这是德